

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

钱国宏

八十有五的父亲烟酒不好，唯舍不得掌中一杯热茶。饭后闲坐、柳荫乘凉、劳作间隙，母亲总会不声不响地为父亲煮上一壶浓香的热茶。父亲接茶在手，看一眼母亲，点头一笑，不发一言，呷一口，继续自己的事情。母亲则坐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父亲有滋有味地品茶，那专注的神情，仿佛在欣赏一幅世界名画。从我记事起，这个镜头就牢牢地定格在记忆中了。以至于父亲饭后闲坐、柳荫乘凉、劳作间隙，我都会主动找来杯子，递给母亲，或是跑出去抱些柴草，帮母亲生火煮茶。

五年前的夏天，母亲去徐州看她分隔多年的妹妹。行前，母亲再三叮嘱姐姐和我：不要忘了给你爸爸煮茶。当时母亲已经74岁了，自知以后出门机会不多，因此对这次省亲非常看重。本以为母亲徐州之行肯定住好些时日，谁知一周后母亲便匆匆折返。她到家后顾不得旅途劳顿，放下包裹就生火烧水。水烧开后，母亲小心翼翼地从小袋里拿出一袋精装的茉莉花茶，轻轻地剪开封口，倒出了几粒新茶，沏上了水，然后端给父亲。父亲接过热茶，闭上眼，嗅

着数千公里外带回的茶香，脸上现出陶醉的神情……在父亲八十五岁生日这天，母亲特地托人从杭州捎来两包精制的龙井新茶，作为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。别人过生日都送生日蛋糕，母亲却单选中了茶叶，面对姐姐和我的疑问，母亲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你爸爸喜欢喝茶。”

为了照顾患病的老伴，前院二叔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。退休后，二叔天天搀扶着二婶，在夕阳里慢慢地走，在柳荫里静静地踱，在花丛间悠闲地转。二叔边走边向二婶介绍周围的景致和路上遇到的熟人，纯熟一副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现代老年版。时间一长，人们发现：几乎每个周末，二叔都要搀着二婶到公园南侧的一个极为僻静的角落里小坐。春夏秋冬，风雨无阻，几成规律。有一次，我在公园散步时，恰巧看到二叔二婶在公园南侧的僻静角落里坐着。两位老人依偎着，二叔挥动着手臂，兴奋地对二婶讲着什么。

我走过去打招呼。“陪你二婶散散心，”二叔边说边用手拂了拂二婶被风吹乱了的黑发，眼里流露出关爱的神情。说实话，这里虽然静，但风很大，我对两位老人选中这个地方歇息很是不解：“二

叔，到哪坐坐不行，非得上这儿来？”“不瞒你说，这里是我和你二婶第一次约会的地方，所以几十年了，我们一有空就来坐坐，回忆过去，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，就是‘寻找一下从前的影子’！哈哈……”二叔爽朗地笑起来。直到此时，我才注意到：二婶坐在石凳上，目光呆滞，面无表情，一语不发。二叔见状，赶忙解释：“啊，是这样，你二婶前年得了老年痴呆症，人和事全不记得了，没和你打招呼，别多心啊！”

哦，原来如此。“二叔，重温一下昔日爱情的美好，这是对的，可是二婶她现在已经记不起过去那些事了，你这样做不是白费劲了吗？”二叔沉默了许久，才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二婶不记得那些事了，可是我还记得啊！”二叔端详着二婶，眼里闪着深情的泪光……

生活中总有些真情像小草一样隐藏在春天的深处，常常被我们所忽略，但它们却往往往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所牵出，让人豁然间领略到整个春天的壮美图画和难以抗拒的魅力！人世间的情感宫殿，有时竟以只言片语而为“芝麻开门”的钥匙——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：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。



七月的渡口

我一直在极力选择一条暗香四溢的渡口，走进生机盎然的七月，走进那滚烫的诗行，倾听柳荫深处抑扬顿挫的蝉鸣，挟裹着不安分的飞翔。

这个季节，湖面上的红船早已远去，只有那红色的信念成为一种清脆的诱惑，沾满泥土的芬芳，胀痛今生今世不变的情怀。

只是这个渡口，昔日的激情早已在中华大地熊熊燃烧，唯有那艘红船无法离开青春的视线；只是这个梦里，凝聚着多少代人的执着呼唤。伫立于被一次次呼吸梳理着的稻田，我又一次聆听到灵魂的震颤，是来自那金色镰刀和锤头。

其实，渴望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哪怕触碰的只

是一点点记忆，暖暖的情节也会钻进碧波荡漾的心灵深处，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，原本曾经是那么的青翠欲滴。当所有的时光再也无法挽留，雨滴在沉默中反复敲打着轮回的窗扉。我知道，这淅淅沥沥地小雨不会是你流浪的眼泪，这深夜的独自徘徊中一定蕴藏着你一腔灼灼发烫的情愫。

那盏失眠的渔火依旧独守着茫茫的雨夜，我读懂了你潮湿的眸子中流露的向往，分明是一种痛快淋漓的等待，我读懂了莹莹闪烁的七月，分明有一种来自遥远的抚慰，裹紧你被风吹开的衣裳？而今，日子长久地倚风站在岁月的渡口，季节的长笛悠扬地飘忽在往事的驿站，果真是你敞开的胸怀担起一道心醉的风屏。

憧憬远方

其实，在我心中你就是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，就像那一枚日渐熟透的枫叶，时时萦绕在我丰硕的梦中。你那翩翩的舞姿，无时不在触动我质朴而诚实的泥土。

在我想象的空间，是你用那串温暖点亮我的眼睛，霎时之间又长成茂密的大树，深深地扎在我的心田。我知道，那曾经的七月，不会随着迎面而来的波涛而汹涌，就像不竭的清泉，潺潺流进初夏的含苞欲放；我知道，那远去的风景，不会随着季节的变迁而凋零，像童年的歌谣，在母亲的呵护下，感动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

回想过去的纷纷扬扬，勃发着中华儿女不懈的追求。是七月以最简单的形式，展示收割的段落和情节，速写生活的真谛。

如果真的可以，我愿是你身边最近的一株植物，裹着流岚和暮霭轻轻地走向你，待到千帆竞发，那便是我的眼睛渐入所有的渴望。

如果真的可以，我愿是你旅途上一节节火热的遐想，充实了自然的生命内涵，待到再次重逢，我会沿着最初的平静走向远方。

而今，拔节的麦子已经在成熟中期待一种收割，犁铧正操着一种跃跃欲试的乡音，走在泥土的边缘，为的只是追寻下一个轮回的新绿。

假如注定前面是一个弯曲的行程，我的祝福一定会成为你人生的欣慰。让栖于沙洲之上的思绪，展开飞翔的翅膀，那么再陡的憧憬也不再遥远。

七月的阳光

赵青新

七月的阳光，是血和火熔化的热流。在烽烟四起的日子，有的人偷偷地溜走了，躲避满城的风刀血雨；有的人用勇敢护卫旗帜，火热的胸膛里喷射的赤血，化作了灿烂的朝霞。

复苏的大地，深深地怀念倒下去融入原野的过去，沉沉地迎着站起来的步履。高举的铁拳，捅开了黎明前的黑暗，揭开了播种光明的序幕。金灿灿的一轮红日，从火红的七月冉冉升起。

在七月的阳光下，辉映着银镰钢锤的记忆。很多人走进坚贞不屈的信仰，沐浴渴望已久的太阳雨；更多的人用醉人的赤诚、奋进不息的脚步追赶太阳，以希望燃烧生命，用生命燃烧青春，收获更辉煌更灿烂的明天……

七月的歌唱

丁梅华

墙内墙外

赵更喜

一堵高墙傍大道而立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频频打那墙前过，墙前的景致便谙熟于心了，一草，一木，甚至一堆垃圾，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可是，墙那边的风景怎么样呢？每次路过这里，都会升起这个好奇的念头，却又因墙太高，每次都带着问号匆匆而去。

忽然有一天，那墙被拆倒了，惊喜的目光迫不及待地投向墙内，却收获了满眼的惊讶：这墙内的地盘，不就是平常锻炼身体和休息的操场吗？每天早晨、傍晚都要光顾的地方，还有什么比这里更熟悉的呢？可是，因为这堵高墙，我一直对它满怀神秘的向往，莫名的憧憬！

墙外一个世界，墙内一个世界，两个世界本来都是相当熟悉的，但在这墙的阻隔之下，我怎么也没能将它们联系起来。走过墙外，我憧憬墙内；漫步墙内，我向往墙外。咫尺之距

就这样变得遥远了。一堵墙，费思量！

我们的目光就是这么脆弱，无法穿透一堵墙甚至一层纸。我们的思维就是这么无奈，能够穿越时空却想不透一堵陋墙。于是，一些本来极简单的东西就这样让我们自己弄复杂了。于是，许多事情的真相水落石出后便常常令人瞠目结舌，啼笑皆非。就如做一道程序繁杂的数学题，算了一整天原来得数竟是零。

很多时候，在人与人之间也相隔着这么一堵墙，一堵无形的墙。两颗炽热的心，都是那么的渴望友谊，渴望交融，却终因受堵于这道无形的高墙，把距离凭空拉开，彼此顾虑重重，遮遮掩掩，将一个个交流的好机会错过了，却将一颗颗苦涩的青果留下来，还无奈地喟叹这世上“知音”太少！

有形的墙，可以拆掉，无形的墙，我们该怎样去除掉呢？我想关键还是源于自己的内心。



视觉

抢鸭子

摄影：李实刚